

GAN  
ZAO HUA

包藏入福福断 用福藏的女界  
书起 待为只区十

她印着照片的一路风缘  
如利剪 将地今非品糖答在

# 干 爆 花

[美] 李维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海内外华文女作家小说

海内外华文女作家小说系列

# 干燥花

[美] 李维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干燥花/(美)李维著. -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0.8

(海内外华文女作家小说系列)

ISBN 7-02-003025-4

I. 干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-美国-当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41800 号

责任编辑:彭沁阳 姚淑芝

责任校对:刘 炜

责任印制:张文芳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市大兴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 193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8.375 插页 3

2000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
200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5000

定价 13.60 元



作者像

她与那男子的一段  
夙缘  
宛如利剪  
将她一生的情欲  
在色衰之前  
剪断  
用凋蔽的欢爱  
扎起  
待岁月风干



我已经很久没见她了，该有一年多吧？也许更久。

那天，她的影子像窗外阳光，白晃晃地在心头耀动。正因为今年加州的罂粟花橙艳艳的——就像她说的“糜烂”地开过又谢尽了？莫非就因着花事让我思念起她？

有一年，她和那相识数月的男子去羚羊谷看花，冲出一叠照片——

“小时候，在测天岛的海滨，年年盼着那一长溜的野雏菊开花，铺展成整片五颜六色的花毯，开出无尽的缤纷，却也带来风季的早讯……”她说。回忆使她秋水般的眸子深得像潭。

我看过，也记得那岛上的野菊，在第一条沥青马路没铺之前，年年踩着沿海的沙石路上学，等花开数花落，那真是岛上每年一季的烂漫。

我还依稀记得她穿着及膝的百褶裙，在花毯上狂奔，草绿色的书包甩挂在瘦削的肩上，两条棕褐色的细长发辫忽左忽右，像纠缠嬉闹的精灵，十足野趣。

“加州的罂粟花开得好霸气，把绝世的浓艳猛然间泼洒而出，惊得人不敢眨眼，好泼辣的。可是，满山遍谷的花浪随风荡尽，有关山火的新闻就此起彼落，好怕人的。”她说，“我不喜欢罂粟花的艳，也不爱这奇怪的花季。”

照片上簇然的浓橙顺着她的手指翻动，映入眼里的花姿仿

佛摇曳着。

“用傻瓜相机拍的吗？能有这种效果真是奇迹。”我说，忍不住还是说照片上的人比花抢眼。

她搭也不搭理，把我难得溢口的恭维，只当轻风过耳，一个劲儿地喃喃花事：

“那样的烈日下，满山遍野，开出成片的、灼灼的，没想到花开也可以如此放肆，直开到眼里一片‘糜烂’！真该去看看。”

听她这么意象的喻花，口气竟然蕴潜一股淡漠，仿佛花事与心事原本是可以不相干，就像照片上的她，融入花海，却是心中不喜不爱，只把一张盈盈笑脸去迎花，就像她说的“花事众人赏，心事惟自知”。

兴许是她想让我也去惊艳，才把语气放得这么平淡。

我却年年花事不关乎心事，倒被她的“糜烂”一语惊住；年年罍粟花季便想到她。

那天，在照片上瞧见与她相伴看花的男子，也看到她眸子里漾然的笑意。自此，那笑靥便驻留在心底，直到此刻，心牵神驰的仍是她那一抹粲然。

一个清风盈月的夜晚，我决定去访她，像往常一样，不曾生出万一扑空岂不败兴的想头。

她说过的，我是她生命中的游魂，消失或出现都有契机；偶尔相见，哪怕只是默然的一瞥，或悄然对坐，都不曾疏离。

果不期然，她应声相迎：“这几天，频频念起。”

“是吗？”我不能说“心有灵犀”，只道了句，“长久不见了。”便定定地凝注目光，一如每次相见。

“总是到得这般光景，才得一见。”她说。语气无怨，也不掺杂丝毫嗔怒，像说给她自己听。



她侧转那张明显憔悴的面容时，我瞥见眼角莹莹的泪光。

沉默，顿时成为尴尬心情下的必然。

我信目环顾，客厅的摆设依旧，绿意盎然的盆景越发枝壮叶茂，在微弱的灯晕中，泛着一层薄薄油亮，想是她最近才逐盆逐叶地揩试过，这是她的情趣，也是习惯。我注意到原本排放在电视架底层的几十盒录影带不见了，是他迁出去了？紧挨客厅的书房，新添了两个六层格、七尺高的书架，书显得丰盛许多。

这些年，她的生活始终与宽裕沾不上边，不论几番搬迁，总把居室弄得雅洁舒适，是个持家女子。然而，此刻却佗傺凄惶，莫非又一次情伤？

我突然间极度厌恶这种冷凝的氛围，对垂首枯坐的她说：“很长的一段日子，你并不想见我，我清楚；说实在的，我也不愿见你。你在逃避，我怕虚饰，什么时候才能彼此真正面对，不必闪躲？”声调兀自唐突地划破静默。

她闻声后，倏然抬起头来，泪眼相视：“他走了。”

三个字，气若游丝，从轻颤的薄唇间飘出，戛然而止，使我心悸，像从前看黑白影片，银幕上垂死的人说“我去了”一般，灯残漏尽。

我叹了口气：“这样的结局并非始末料及，早告诉过你，男女之间，惟独‘情’字最难委曲求全，如果委屈又求不得全，真是情何以堪。”

“他的人已经离开了，我才明白什么是委屈，风风雨雨的，凭他一张嘴来唾贱？”她泫然而泣。

“是非流言在所难免。这么多年，真要去听那些是是非非，还活吗？这件事既然发生了，犯不着让自己的眼泪再去陪祭人言可畏。”

我拭去她脸上的泪，手指顺着脸颊滑向腮边，轻轻托起瘦削

的下颏，审度的仍是一张姣好的面容，沧桑历尽，都不忍留痕。

“三年多的相伴，竟落得玉碎，瓦也不全。”她从抽屉里取出一本绛紫色封面的簿子。

我知道她一直有写札记的习惯，也许正因为这样的习惯，命运之神特别为她准备沧桑的盛宴，一道道尝尽，滋味从笔下存入记忆的长卷，不写在脸上。

她用一双熠熠的眼，直勾勾地望着我，那种魂魄无依的神情，凄惋堪怜：

“我太耽溺于情缘，又畏惧于人言，这般苟且，反而注定要承受人性的猥琐与不堪。”她说，“现在，我总算从这一段曾经中脱出，清浊自明。”

“一千多个日子，就这一本？”我问。

她嘴角潜着笑，摇摇头：“分手后写的。”

“别现在给我看，要不你读一段听听。”我说。

她垂下长而微翘的睫毛，翻开簿子。

如果，生活可以重新收拾，生命中的曾经允许重来一程，我的选择依然是要一个贴心的伴侣，但不是他。

“依然有选择，表示没有‘哀莫大于心死’。”我说。她抬头睨我一眼，眉宇间清清爽爽，低头又念。

如果，两人相伴，日子愈过愈沉晦，仿佛危机四伏，不但勃谿迭起，而且恶语交加，不知谅解包容，不肯诚心正意相待，那真是一人生活反倒平静畅快，两人的日子虚耗心力，制造出无尽的纠葛困顿。

她合上本子，大概也不想再念，往我手边一放。

“迈入中年的女人，要个男人，所为何来？每个女人的需求不同；我只知道自己与他相伴后，反而承受经济上、精神上及生活上的沉重包袱。相伴如同欠他，情缘倒似还愿；我若前世欠

他，今生已悉数偿清，这一段缘是‘有心可修善，无心便转恶’，却偏是我有心，他没心。”

“找个伴，谈何容易？尤其在美国，有个声息相通的朋友都难于登天，何况找个相濡以沫的伴。再说，人各一张皮，包裹的是锦绣山川，还是残山败水，谁知？”

听我这么说，她悄然颌首。

“这次的撕裂，太伤太痛。我回首这段感情，仔细分析两人的相处，得到的答案是这条路原本走不到一起，当初就是个错误。”

“分手后才去想对与错？”我禁不住责备，也质问。

“分手不是谁对谁错的终极判决，而是我明白彼此的意识形态截然不同，所以相伴便成了折磨。”

“噢！‘意识形态’，够时髦。连两岸关系也动辄套上这四个字。你这么说，是因为终于肯定他来自大陆的事实吧？你只是终于承认了他是大陆人而已。”我忽地心中有气。因为她随了俗逐了波？也许冤枉了她，但是意识形态不就是层次比较高的地域情结吗？

想想大陆开放之后，尤其近十年，与台商往大陆投资引发婚外情、港商时兴“包二奶”这两种现象等量齐观的，是两岸婚姻在美国频频催生。尤其是几处华人汇集的大城市里，更为普遍，“统一”的结果是难以“共同”生活下去。总之善果不多。除了绝大部分为求安身立命于异乡，当初明说暗计，暂时被“卡”住而结婚，一旦“绿卡”到手，便立时分道扬镳。少部分真是两情相悦而结合，但没几年就翻脸散伙；感情破裂，婚姻夭折的原因归咎于两岸情结。而且千篇一律的理由是橘是橘，枳是枳，过了那个洋都一样，土地孕育了同种但不同品的人。

我沉思，她静默，当是她生气了，便道：“当初就该考量到生

活背景的差异嘛！”

她并没有生气，娓娓地说：“我没有地域情结，一向没有。当初只认定从大陆来的背景无损于他给我的印象，温文儒雅，我把他当读书人相待。”

语气一如几年前说罍粟花，就像是所谈的人已不讨她欢心，也不曾亲近，我真想问她可曾动心爱过？

“别以为我不曾爱过他。”她偏过头来睨我一眼，像捕捉到我心中瞬间一闪的疑惑，生出的嗔，有一种俏皮，很媚，这是她不轻易展露的风情，我怔忡地看着她。

“我甚至把他当亲人一样亲。同床共枕是夫妻，如果不亲，只不过是活着时相贴的体温，心近不了，便冷。我还曾经对他有一份敬重……”她垂睫，一声轻叹，把一腔幽怨无奈地压下。

“敬重？”我倏地想起她总管他叫“老爷子”，这种尊称当昵称，就她敢人前人后这样没顾忌。便说：

“敬重他是文人？老夫子？没想到他祭出真小人、伪君子的德行？是不是这样？你口中千呼万唤的‘老爷子’，连自重都不懂，你还敬他！”我不明所以的勃然大怒。

“到现在，还说这么伤人的话。我难道承受的不够多，不够重吗？我所遭遇的一切，只有自己明白；是我把机会双手奉上，如果是君子，哪怕是个汉子，会把握也知道珍惜，可是我碰上一个机会主义的信徒，他既得利益还要伤害我……”

她对这段感情的纠结及那男子带给她的情伤，串成泪水，再度奔淌而下，伏在桌上，开始嚎啕：

“我图什么？只不过想和一般女人一样，想着今世也能有俗世夫妻的安稳、宁和，就算难以相偕白头，至少也念及这相伴的一段情吧？我没有图他什么，这样的付出与坚持，他应该知道，可他偏不知道；过不下去了，分手不是从此划清界限，死批烂斗

啊！他把‘文革’的着式拿来待我，这算什么？恨刀仇剑的砍戕，这种人性的卑劣，像冷箭穿心，除了痛，还寒……为什么那样斯文的表相，可以窝藏如此丑陋的心性？为什么他可以笔下柔情万千，却不会在缘尽了留给我一点点，一点点的温柔？”

她的“歇斯底里”，使我顿感自己言重，我并不想刺伤她，想是她与那男子的确积累深重的悲怆。她不停抽搐的肩胛，显示多少日子以来极力围堵的伤痛终于崩陷。她三番几次在我面前糊就的幸福愉悦，竟是一扇纸窗，经不得我一指轻弹；虚饰出现缺口，所有的真相势必洞开，她难以自持。

原是水一般的女人，此刻真成了泪人儿，令我心慌。

我说：“我无意伤你。你当明白，在你的生命里，我如一块明矾，对你无害，只让你明净。”

她缓缓抬起头来，嘴轻抿，泪潸潸，额角的青筋浮凸可见。随即伸手抹去滑向腮边的泪水，说道：

“没有人会相信，没有人会了解，连我自己都前世今生地闹不明白。三年多，这样一场，如今只叹只悲，回首又惊又吓，总之，人啊！人。”边说，边抹着不停溢眶的泪水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她从小就爱哭。她母亲说过她：别的孩子淘气了挨打也不见哭，她是动不动就掉眼泪，像自来水。自来水还要钱，她的眼泪比自来水还不值。有时候被她哭得心烦，真想给她一顿打，干脆让她哭个够。

我也记得，她经常把嘴一抿，眼眶霎时就红，挨到了伤心的份儿上，便嚎啕大哭，撕心裂肺的，像个娃儿。最让人不忍的，是静坐一隅，呆若木鸡，却任一双水汪汪眼里的泪滂沱而下。泪珠儿悬在鼻尖、下颏，一颗推一颗，甚至串成水柱往下淌。她理也不理，全然不觉。人已经哭痴了去，双眼里真像是暗藏着一个水龙头，开开坏了，便“哗哗”地流个不停。她曾告诉我，那样哭是

大悲大恸。我听了便想，这种哭法一定伤元气，哭多了怕会折寿。

我想起她与那男子相识半年后，有一天陪朋友去算卦，是东南亚来的女相师，却说得一口不带南洋口音的国语；听说很灵验的，她这个女朋友信极了，凡事不愿费心思，登门一卜便主意敲定。她只要有空总会陪着去，也就日久相熟，但女相师从不拉她生意，她陪着也怡然自得，晃悠悠地在厅里闲踱，倒像是去跟那几尊供着的神祇晤面。

她告诉我，那一天，挺玄的，女相师或许是福至心灵吧，跟她的女朋友谈完了，竟然扬起头来对她说：“你最近有感情上的事烦心噢！”

一语道破。女朋友加劲儿催促，她只好坐到女相师的案台前。

一叠扑克牌在手中捣弄捣弄，不一会儿，女相师便摆迷魂阵似的，东一张西一张，像把她的心事摊落一桌，任由女相师几根细指去翻覆收拾。案侧，新燃的一炷香，熏烟袅袅。女相师的神情迷迷离离，她一阵恍惚。

“这个人长相斯文，瘦高个子，你和他一见如故，很谈得来，像是很久以前就认识的老朋友……”

噢！她一颗心提到喉头，屏住气，睫毛似帘，轻轻遮住双眸。

“你和他都有文艺方面的才华，所以相互投缘……”女相师说着，突然慢下翻牌的动作，抬起眼来盯着她几秒钟，又说：“这个人——好像，嗯——好像还有婚姻上的事没清没楚噢！”

“我知道他已经离婚好几年了，应该是……”

女相师微微一笑，把一叠扑克牌竖在唇间，示意她不能再说。

“你是一个感情很丰富，而且心地善良的女人。不过，太容易相信别人。又喜欢同情别人，这种个性是天生的，改不了，所以要比一般人吃更多的苦……”

她不明白，这是女相师的灵慧，还是技艺上的圆熟，一段话勾勒出活生生一个女子，是她吗？恍如隔世。

“不过，这件事不管有没有算到，对你没有影响。你这一生只有一次婚姻，离掉了，再来都是前世夙缘，今世不会再有婚姻了。”

女相师开始把牌逐张收拢，完了？她不解。心绪却刚给摊乱，无从收拾。但见女相师利利落落地把聚拢的扑克牌往案侧一放，一段香灰颓然跌落，她一惊。

女相师似笑非笑地看着她道：

“你是个心灵手巧的女人，感情上一直是大风大浪，别怕，由不得你。你的才貌容易让男人生贪念，女人生嫉妒心，所以人生路多坎坷。但是，都会关关过得去，老境很好。有子女缘，没夫缘；感情和钱财上总是吃男人的亏，你这一辈子，是靠不到男人的，包括这个人。”

她听了这话，一颗心铅块似的，随着耳边的一字一句往下沉。饱含在眼眶里的泪水，兜兜转转，忍不住慌慌乱乱地滚落。

我还记得，她告诉我，那个女相师不肯按行价收钱，大概是揭了她的新愁旧怨，报喜未果反添忧吧！只肯收一个象征性的小红包。我想，那女相师定然见她楚楚模样，不贪不妒，只是不忍。

她说，那女相师临了还说了一句让她郁结的话：

“这段感情应该是可以长久，不过，要看他的心，不在于你。如果要生活在一起，还是同居吧！你不要去想结婚，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了。”真是斩钉截铁。

三年多，不算短的日子，她真的和那男子同居着，没有办结婚手续，却正正式摆了几桌酒，请了至亲好友。她这样做，无非是顺应世情，不愿意不明不白地有个男人朝夕相伴，让俗世的流言蜚语轻贱。

我明白她的想法，像她这般饱受流言滋扰的女人，既然练不出褒贬由人的潇洒豁达，只能在行事为人上力求清爽。喜宴是名正言顺地宣告不再单身，同居便成为她与 he 彼此相守的秘密。

我曾经推敲过，她选择同居，是不是因着女相师的一席论断？她毅然否认。

她说：“我和他都各自走过一段婚姻，应该能了悟婚姻的意义不是一纸结婚证书可以诠释的。能够把相识而相悦的这份感情，经由朝夕相处，而相知互容，延展出贴心的至情至信，任何时间都可以去补签一纸结婚证书。对于不是第一次结婚的人来说，有必要在一纸证书上执著吗？执著的应该是这里。”

她用手按了按胸口，那神情语气，让我依稀又见二十几年前她年轻的神貌，而今的剔透清扬掩去了当年的狷介叛逆。

喜宴将届的一天晚上，她跟我聊了很久；我深切体会到第一次婚姻的破碎，对她来说是一道永不愈合的伤口，也许十年过去，已不再隐隐作痛。但是始终裂在心底，像一张嘲弄她的嘴，讥讽她落入尘世所遭逢的一次次情伤。

年轻时的她，眉宇棱棱霜冷，满脑子狂妄织成一个梦。想去浪迹天涯，搜集人世的悲欢离合，写下人生的喜怒哀乐。不想成为作家，不愿受名缰利锁的羁绊，只想闲云野鹤，活得潇洒而酣畅。

然而，在她二十二岁那年，突然告诉我，不想去流浪，云端好寂寞，“高处不胜寒”；还是走进人世的风景里吧！她要遵循一个女人在世上该走的、最寻常的道路，要试着去活出普通女子一生



一世每个阶段的角色。她选择了婚姻，把梦想与狂傲齐葬。嫁人，她心甘情愿而且认真执意。

我依然记得当年她说的一句话：“从我懂事开始，我爸就常背着我叹息。我决定像别人家女儿一样，也愿意嫁人，他竟然当着我的面落泪。”

那时，我虽也惊诧万分，她迷了多少年的“存在主义”，自我价值观一夕蜕变？就这样天上、人间？

直到后来，在美国看到经过十三年婚姻淘洗的她，才恍然明白，应许是了悟与其天涯孤旅空自飘零，不如把自己抛入红尘独参空慧。

喜宴的前一天，她感慨万千地说：

“第一次婚姻，十三年，真是不吉祥吗？我是不信邪的。可是，一旦碎了，就像小时候老见着摆在架子上的贝壳花，碎了就无法拼拾，连贝壳的原形及纹理都散了。这一碎，才发现年华渐行渐远，竟然毫无选择的浪迹异乡，回首这一路走来的沧桑，禁不住要生出困惑。在那样的年岁，幡然顿悟，是对是错？”

我想到那为她落泪的老爸已在九年前病逝，她的婚姻在美国碎了，老爸临终都不知道，她瞒着。

那夜，她谈起那男子，无一不好，还是个基督徒。她觉得那男子有颗像她老爸一般厚润的心。

“走过的路，我无悔，真的。”她说，“如今碰到他，真有一种贴心的感觉，颇有这一路踟蹰，或许是要在异乡撞上他。”

我便忖思，她真的与他撞个满怀，从此贴心相伴，也算成就了她后半生的幸福。

此刻，我抬眼望去，她已止住悲泣，红肿的双眼皮像刚割过一般，一束长发扎在颈后，正双手捧着那只惯用的瓷杯出神，一